

穆時英等著

黑牡丹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穆時英：	黑牡丹	一
何家槐：	娛樂	二三
巴金：	玫瑰花的香	四一
杜衡：	寒夜	七一
張天翼：	朋友倆	八三
馬國亮：	靜靜的溪流	一〇七
施蛰存：	春陽	一三三
葉靈鳳：	朱古律的回憶	一五三
魯彥：	戀愛行進	一六五
林徽音：	一個謎的解答	一八九

黑牡丹

穆時燕

原书空白页

『我愛那個穿黑的，細腰肢，高個兒的，』話從我的嘴裏流出去，玫瑰色的混合酒從麥管裏流到我嘴裏來，可是我的眼光却流向坐在我前面的那個舞娘了。

她鬢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納生，回邊腦袋來時，我看見一張高鼻子的長臉，大眼睛，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納生底下，長睫毛，嘴唇軟得發膩，耳朵下掛着兩串寶塔形的鑲子，直垂到肩上一——西班牙風呢！可是我並不是愛那些東西，我是愛她坐在那兒時，托着下巴，靠在几上的倦態，和鬢脚那兒的那朵憔悴的花，因為自個兒也是躺在生活的激流上喘息着的人。

音樂一起來，舞場的每一個角上，都有人搶着向她走來，忽然從我後邊兒殺出了一個穿了晚禮服的男子，把她拉着舞到大夥兒裏邊去了。她舞着，從我前面過去，一次，兩次……在漿褶的襯衫上，貼着她的臉，低着腦袋，疲倦地，從康納生旁邊看着人。在藍的燈下，那雙纖細的黑緞高跟兒鞋，跟着音符飄動着，那麼夢

幻地，像是天邊一道虹下飛着的烏鴉似地，第五次從我前面舞着過去的時候，『諾波立登之夜』在白的燈光裏消逝了。我一支眼珠子看見她坐下來，微微地喘着氣，一支眼珠子看見那『晚禮服』在我身旁走過，生硬的縐褶襯衫上有了一點胭脂，在他的胸脯上紅得——紅得像什麼呢？只有在吃着Cream的時候，會有那種味覺的。

我高興了起來，像說夢話似地：『我愛這穿黑的，她是接在玄狐身上的牡丹——動物和靜物的混血兒！』

她是那麼地疲倦，每一次舞罷回來，便托着腮靠在几上。

嘴裏的麥管在酒裏浸鬆了，釣魚桿上的線似地浮到酒面來的時候，我搶到了她：她的腦袋在我的胸前低着，她的臉貼着我的襯衫。她嘴唇上的胭脂透過襯衫直印到我的皮膚裏——我的心臟也給染紅了。

很疲倦的樣子，我低下腦袋去，在寶塔形的耳墜子上吹噓着。

耳墜子盪着，……風吹着寶塔上風鈴的聲音。在我的臉下，她抬起她的臉來，瞧着我。那麼妖氣的，疲倦的眼光！S.O.S.S.O.S.！再過十秒鐘，我要愛上那疲倦的眼光了。

『爲什麼不說話呢？』

很疲倦的樣子。

『坐到我桌上去吧。』

跳完了那支曲子，她便拿了手提袋坐到我桌上。

『那麼疲倦的樣子！』

『還有點兒感冒呢。』

『爲什麼不在家裏休息一天呢？』

『捲在生活的激流裏，你知道的，喘過一口氣來的時候，已經沉到水底，再也

浮不起來了。」

『我們這代人是胃的奴隸，肢體的奴隸……都是叫生活壓扁了的人呵！』

『譬如我。我是在奢侈裏生活着的，脫離了爵士樂，狐步舞，混合酒，春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烟……我便成了沒有靈魂的人。那麼深深地浸在奢侈裏，抓緊着牛活，就在這奢侈裏，在生活裏，我是疲倦了——』

『是的，生活是機械地，用全速度向前衝刺着，我們究竟是有機體呵……』

『總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來的。』

『總有一天在半路上倒下來的。』

『你也是很疲倦的人呵！』

『從那兒看出來的？』

『從你笑的樣子。』

「我們都該找一個好的驛站休息一下咧。」

「可不是嗎？」

她太息了一下。

我也抽着烟。

她也抽着烟。

她手托着下巴。

我脊梁靠着椅背。

我們就那麼地坐到下半夜；舞場散了的時候，和那些快樂的人們一同走到吹着暮春的晨風的街上，她沒問我的姓名，我也沒問她的。可是我却覺得壓在脊梁上的生活的重負減了許多，因為我發覺了一個和我同樣地給生活壓扁了的人。

一個月以後，是一個禮拜六的上午，從紅藍鉛筆，打字機，通知書，速記裏鑽了出來，熱得一身汗，坐在公共汽車裏，身子給汽車顛着，看街頭的風景線，一面：『今天下午應該怎麼地把白個兒培養一下呢？』——那麼地想着，打算回去洗個澡，睡到五點鐘，上飯店去吃一頓豐盛的晚宴，上舞場裏去瞧一瞧那位和我一樣地被生活壓扁了的黑牡丹吧。

到了公寓門口，鉛兵似的管門孩子把門拉開來：

『顧先生，下午休息了。』

『休息了。』

走到電梯裏。開電梯的：

『顧先生，下午預備怎麼玩一下吧。』

『預備玩一下。』

出了電梯，碰到了一位住在我對面的，在舞場裏做音樂師的菲律賓人。他抬了抬帽子：

『去禮拜六啦！』

『禮拜六咧。』

可是禮拜六又怎麼呢？我沒地方兒去。對於給生活壓扁了的人，天地是那麼小啊。

侍者給我開了門，遞給我一封信。我拆開信來：

『奇蹟呢！在我的小花圃裏的那朵黑牡丹忽然在昨天晚上又把憔悴了的花瓣豎起來了，那麼亭亭地在葡萄架下笑着六月的風。明天是星期尾，到我這兒來玩兩天吧。我晚們上可以露宿在草地上——你不知道，露宿是頂刺激的 Sport 呢。快來吧！』

聖五 星晨五

也不想睡覺了。洗了個澡，穿了條白色的高爾夫褲，戴了頂帽盔，也不穿外褂，便坐了街車往郊外聖五的別墅那兒駛去。閉上了眼珠子，我抽一支淡味的烟，想着他的白石的小築，他的一畦花圃，露台前的珠串似的紫羅蘭，葡萄架那兒的菓園香……

聖五是一個帶些隱士風的人，從二十五歲在大學裏畢了業的那年，便和他的一份不算小的遺產一同地在這兒住下來。每天喝一杯咖啡，抽兩支烟，坐在露台上，優暇地讀些小說花譜之類的書，黃昏時，獨自個兒聽着無線電播音，忘了世間，也被世間忘了一個羊皮書那麼雅緻的紳士。每次在他的別墅裏消費了一個星期尾，就覺得在速度的生活裏奔跑着的人真是不幸呵。可是一到星期五，那白色的小屋子又向我微笑着招手了。

睜開眼來時，我已經到了郊外瀝青大道上。心境也輕鬆的夏裝似地爽朗起來。

田原裏充滿着爛熟的菓子香，麥的焦香，帶着阿麻尼亞的輕風把我脊梁上壓着的生
活的憂慮趕跑了。在那邊墳山旁的大樹底下，樹蔭裏躺着個在抽紙烟的農人。樹裏
的蟬聲和太陽光一同地佔領了郊外的空間。是在米勒的田舍畫裏呢！

車在一條沙鋪的小徑前停下來。我從小徑裏走去，在那棵大柏樹下拐個灣，便
看見了那一溜矮木棚，生滿着鬱金香的草地，在露台上的聖五一聽見那隻蘇格蘭種
的狼狗爬到木棚上狂叫便跳了下來，跑過來啦。

他緊緊地拉着我的手：『老顧，你好嗎？』

『你請我來瞧你的黑牡丹嗎？』

忽然他眼珠子亮了起來：『黑牡丹？黑牡丹成了精咧！』

『瞎說：別是你看聊齋看出來的白日夢吧。』

『真的。回頭我仔仔細細的告訴你，真像聊齋裏的故事呢。從大前天起的，我

推翻了科學的全部論據。」

我們走進了矮木棚，那座白色的小屋子向我說道：『老顧，你又來了嗎？』屋子的嘴張開了，一個穿黑旗袍兒的女子從裏邊兒走了出來，提着隻噴水壺。那張臉怪熟的，像在那兒見過的似的。

『你瞧，這就是黑牡丹，我是叫你來瞧牡丹妖，不是瞧牡丹花的。』

一面嚷着：『肖珠，顧先生來了！』拖着我跑到那女子前面。

西班牙風的長臉，鬚脚上有一朵白的康納生，大眼珠子，斜眉毛，眉尖躲在康納生底下，長睫毛，耳朵下掛着兩串寶塔形的墜子，直垂到肩上，嘴唇軟得發膩：

……（嘴唇上的胭脂透過襯衫直印到我的皮膚裏——我的心臟也該給染紅了。）

『她嗎！』記起了一個月前那疲倦的舞娘。

她把手指在嘴上按了一按。

我明白；我微微的點了點腦袋。

『顧先生，請裏邊坐。我去灑了花就來。』

走到裏邊，坐在湖簾的陰影底下，喝着噴溢着泡沫的啤酒：

『聖五，你怎麼提起結婚的。』

『什麼想起結婚——奇遇呢！』

『別說笑話了——』

『怎麼說笑話？真的是牡丹妖呢！可是我現在不能說給你聽，她等回兒就要進來的。她剛才不是把手指按着嘴嗎？她不許我告訴第三個人的。我今天晚上告訴你。』

吃也吃飽，談笑也談笑飽了的那天晚上，在星空底下，我們架起了珠羅紗的帳子，在帆布床上躺下了，我便問他：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正想對你說，是大前天晚上，我也露宿在這兒。那晚上一絲風也沒有，只有蚊的叫聲風似地在帳子四面吹着。躺在床上光流汗，腦袋上面是那麽大的，靜悄的星空。躺了一會，心倒靜了下來，便默默地背着仲夏夜之夢裏那活潑的合唱，一面幻想看那些鬱金香圍着那朵黑牡丹在跳着中世紀的舞。忽然我聽見一個腳音悉悉地從沙鋪的小徑上走來，那麽輕輕地，踏在我的夢上面似地。我豎起身子來，那聲音便沒了。我疑心是在做夢。可是，下着細雨似地，悉！悉！一回兒那腳聲又來了！這回我聽出是一個女子的高跟兒鞋聲音。鬼！便睜着眼珠子瞧，只見木柵門那兒站着穿黑衣服的人，在黑兒裏邊。我剛伸手去拿電筒，便聽見呼的一聲，鮑勃，我的那隻狼狗，蹣了過去，直跳出柵門外面。接着便是一聲嚇極了的叫聲從空氣裏直飛過來，是一個女子的嗓子。那穿黑衣服的人回過身子就跑，鮑勃直趕上去。我

拿了電筒跳起來，趕出去，鮑勃已經撲了上去，把那人撲到在地上啦，一點聲音也沒的。那當兒我真給嚇了一跳——別給撲死了，不是玩的！急着趕出去，吆喝着鮑勃，走到前面，拿電筒一照——真給整個兒的怔住了。你猜躺在地上的是誰呢？一個衣服給撕破了幾塊的女子，在黑兒裏，大理石像似地，閉着眼珠子，長睫毛的影子遮着下眼皮頭髮委在地上，鬚脚那兒還有朵白色的康納生，臉上，身上，在那白肌肉上滑着紅的血，一枝手按着胸脯兒，血從手下淌出來——很可愛的一個姑娘呢！鮑勃還按着她，在嗓子裏嗚嗚着，衝着我搖尾巴。我趕走了鮑勃，把她抱起來時，她忽然睜開眼來，微微地喘着氣道：「快把我抱進去吧！」那麼哀求着的模樣。……」

「她究竟是誰呢？」

「你別急，聽我講下去。到了裏邊，我讓她喝了點水，便問她：『你是誰？怎